**宣教隨筆**

**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**

# **34 複雜宣教學（三）**

**葉大銘**

本期開始論述複雜宣教學的各方面。首先，我們重溫複雜社會科學的特徵：

1. 不分隔的部分（變量）與其他部分互動

2. 自我組織

3. 非線性因果 (non-linearity)

4. 不可預測的因果關係

5. 不平衡

6. 崛起 (emergence)

7. 混亂 (chaos) 與吸引因素 (attractor)

8. 分形（fractality）

因爲這些特徵，複雜宣教學的範式是與傳統宣教學迥異的。

**分形、道成肉身與宣教歷史**

分形藉着道成肉身對宣教歷史有重大影響。

 按約翰福音20章21節主耶穌給門徒的大使命，是門徒的宣教要照着聖父差遣聖子一樣，因此很多人提倡道成肉身的宣教論。新約學者Köstenberger 批判這論說。第一個原因，道成肉身有獨特的目的，就是拯救世界。門徒的宣教不可能拯救世界，只不過見證這道成肉身。[[1]](#endnote-1) 第二，「照樣」καθὼς不需要完全對等，所以門徒的宣教不需要完全像道成肉身，[[2]](#endnote-2) 只不過是相像。[[3]](#endnote-3) 第三，因爲第一個原因，約翰福音20章21節的焦點是關係，門徒在宣教裏與主耶穌的關係，是按照主耶穌與聖父的關係，例如順服、做差遣者的工作等。[[4]](#endnote-4)

 Köstenberger的批判滿有說服力，特別是道成肉身的獨特性。但是第二個原因指出不需要完全對等，這也可以被用來作道成肉身的宣教論的根基 。這宣教論仍然持守主耶穌道成肉身的獨特，但是同時提出門徒的宣教是認同而不需身份的失落。[[5]](#endnote-5) 主耶穌認同當時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的文化，同樣門徒也需要認同宣教工場的文化。

 問題是這樣認同實際上是有很大困難，因爲主耶穌是生於當時猶太人的羣體中，很自然融入羣體，成爲百分之百的猶太人。但是宣教士則不是，所以是差不多不可能的。因此分形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認同。分形不是完全一樣，而是大約相像。宣教士應該儘量認同文化，但神並沒有要求完全一樣。

 這個大約相像的道成肉身論是宣教歷史的辨別根基。直到今日，教會歷史和宣教歷史都是以西方歷史爲主爲中心。福音的進展是由西方傳到普世，然後纔有普世教會的出現。這個西方中心的殖民思潮式歷史當然是錯誤的，因爲從教會的開始，福音已被使徒傳到非西方很多地方，建立教會，例如印度的多馬教會。特別現在主要世界的教會興起，已超越西方教會，陳舊的西方中心宣教歷史需要改寫了。世界各地都有它的獨特的教會歷史，普世教會歷史是多元化的、多中心(polycentric)的歷史。所以現在很多西方大學都有世界基督教的課程(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)。但是有個趨勢，就是基督教失去中心，沒有什麼統一「基督教」這個觀念，變成很多不同地方的處境化基督教或多數基督教(Christianities)。

 有鑑於此，教會歷史學者Sunquist認爲現在全球教會歷史需要一個新的中心，一個符合聖經並且是泛文化的中心。[[6]](#endnote-6) 他提出這中心由三點構成：時間、十字架和榮耀，而最重要的是十字架。從他在中國的經歷，他述說怎樣自覺到這中心的重要。

 在2006年他被邀請到中國一間大學講授。這間大學雖然是建基於馬克思共產主義，但是它的歷史系卻包括宗教歷史的研究，特別是基督教。當他授課時，他問這歷史系的教師和學生研讀宗教的原因，他們都回答是爲了幫助中國發展爲道德社會。Sunquist又問他們留意到教會有什麼特別的地方，有一位同學回答說：「十字架。」「十字架是什麼意思呢？」她答：「不知道。」藉此Sunquist很快的解釋十字架、基督受難的意思。他還沒說完，那位很快會成爲共產黨員的系主任突然站起來，用普通話說了一大段話，Sunquist當然聽不懂。這位系主任轉向Sunquist說：「我不斷的對他們說，如果他們不認識耶穌，就不能研讀基督教歷史。他們怎樣更多認識耶穌？」

 這經驗激發Sunquist更深刻明白基督教歷史是有中心的，只有藉着這中心纔可以衡量什麼內涵是屬於基督教歷史，什麼歷史潮流是屬於基督教歷史。[[7]](#endnote-7)

 十字架的意思不單是受難和救贖，也與神的差遣和門徒被差遣(apostolicity)有緊密關係。十字架的拯救故事是從道成肉身開始的，即是從聖子被差遣開始。道成肉身是與其他宗教的化身(avatar)、輪迴或源出(emanation)對立，在所有宗教中是獨特的。道成肉身顯示出聖子的謙卑和犧牲，這也與十字架有關。並且，道成肉身帶來門徒的道成肉身宣教，就是要仿效基督的捨己受難。門徒的宣教不可以與苦難隔離，沒有苦難，便沒有宣教。有志投身於宣教的門徒要有願意接受苦難的心態。真正的基督教歷史和宣教歷史一定是含有苦難的歷史。那些榮耀自己、成功神學的歷史，用權勢征服的歷史都不是基督教歷史。所以羅馬帝國強迫改教、十字軍東征等事蹟不是真正的宣教歷史。[[8]](#endnote-8)

 複雜宣教學的分形配合以十字架爲中心的宣教歷史，與門徒的道成肉身宣教模式。分形也現實的說出門徒宣教的真況。分形不是完全一樣，而是大約相像。門徒的模仿基督的宣教也只是大約相像，很多時候有失敗、羞辱基督的事情。真正的宣教歷史也不會遮掩粉飾這些事蹟。

**因由與 “mission”「宣教」**

 宣教學者 Stroope 詳細的研讀英文mission「宣教」這名詞，他的結論是這個名詞是不適合的。

首先，這名詞是被濫用了。因爲這名詞沒有出現於聖經，所以歷代有不同的意思， 包括一個羣體的目的、個人生命的目標、教會所有事工、傳福音、神在世界的工作等。[[9]](#endnote-9)現在流行於基督教的有使命導向神學(missional theology)、使命導向教會(missional church)、使命導向呼召(missional calling)、使命導向實踐(missional practice)等等口號。名詞的濫用表示這名詞是再不適合了。[[10]](#endnote-10)

其次，在解釋聖經時宣教學者都是將「宣教」這名詞的意義讀入經文裏，例如解釋舊約經文裏，由此證實「宣教」這名詞。[[11]](#endnote-11)

第三，從歷史角度來看，這名詞出現的背景是很有問題的。早期直到中世紀的教會都沒有用這名詞。到了十六世紀，歐洲西班牙和葡萄牙開始殖民擴展，藉着先進的科技和強大的武力，征服世界很多地方作爲殖民地。「宣教」是植根於這背景，例如耶穌會，是伊納爵創辦的。伊納爵以前是戰士，在創辦耶穌會時，他用戰爭的名詞來表達宣教，即是拉丁文的missio。[[12]](#endnote-12) 後來天主教教宗正式承認耶穌會時，就用這名詞。[[13]](#endnote-13) 這樣這名詞就成爲通用名詞，不但在天主教內，更正教也用，十九世紀被稱爲宣教大世紀(the Great Missionary Century)就是用這名詞。但是在殖民擴展的處境下，這名詞便很有問題了。在現代這名詞的含義是殖民主義、征服與歐西中心。[[14]](#endnote-14)

這第三點是最主要的理由。Stroope舉了很多例子來說明mission「宣教」這名詞是從殖民主義、征服與歐西中心的背景出來，因此帶來現在的後果是誤解，阻礙基督教事工的進展，所以不再適合了。[[15]](#endnote-15) 這些例子便成爲證明後果的因素或是變量。從複雜宣教學的立場來看，Stroope的問題就在這裏。因爲他的立證的方式是牛頓範式的線性因果，每個因素都是帶來這後果的因素，合起來更是帶來這後果的因素。在複雜理論裏，牛頓範式不再適用，研究的對象不是變量的性質，而是變量之間的互動。Stroope並沒有用例子之間的互動來證明mission「宣教」這名詞不再適合。所以他的結論是缺乏說服力的。

1. A. J. Köstenberger, *The Mission of Jesus and the Disciples according to the Fourth Gospel*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1998): 216.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同上18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R. Bauckham, *Gospel of Glory* (Grand Rapids: Baker, 2015): 35.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A. J. Köstenberger, *The Mission of Jesus and the Disciples according to the Fourth Gospel* (Grand Rapids: Eerdmans, 1998): 216.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J. Stott, *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Modern World* (Downers Grove, IL: IVP, 2009): 373.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S. W. Sunquist, Missio Dei; Christian History Envisioned as Cruciform Apostolicity,

*Missiology: An International Review*, Vol. XXXVII, no. 1, 2009: 37.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S. W. Sunquist, *The Shape of Christian History: Continuity and Diversity in the Global Church* (Downers Grove, IL: IVP, 2022): 第三章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同上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M. W. Stroope, *Transcending Mission* (Downers Grove, IL: InterVarsity Press, 2017): 10-11.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同上2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
11. 同上第二章。 [↑](#endnote-ref-11)
12. 同上23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2)
13. 同上241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3)
14. 同上348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4)
15. 同上349頁。

**《環球華人宣教學期刊》第七十期 Vol 7, No 3 (Oct. 2022)** [↑](#endnote-ref-15)